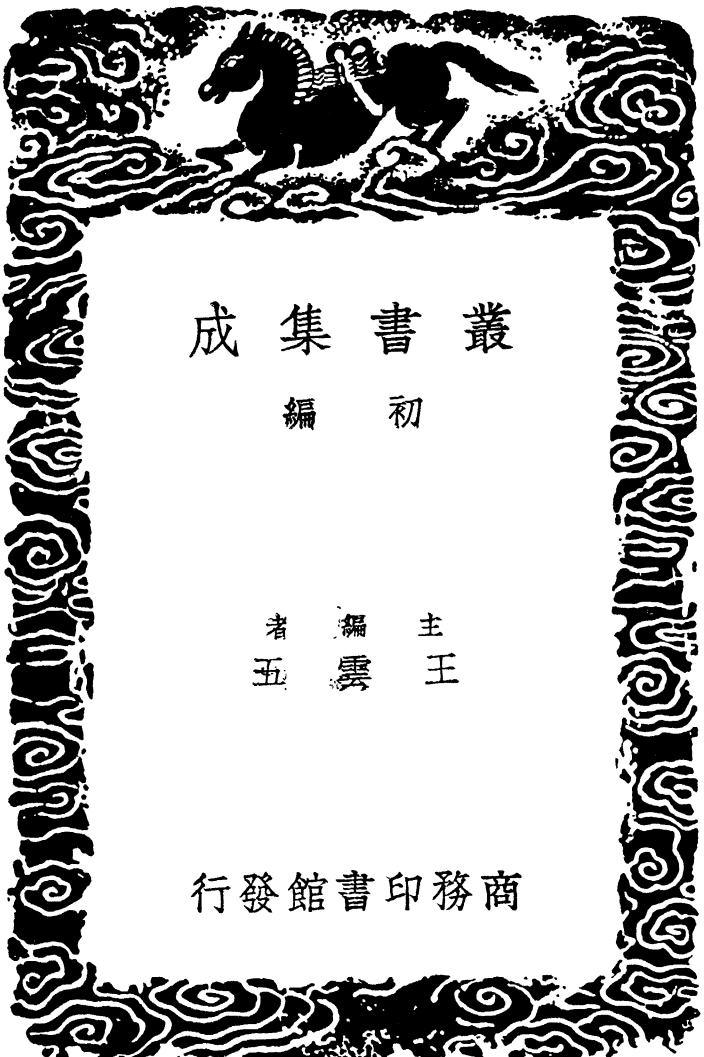
鶡林子 附校譌 續校 補校
祐山雜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鷄林子

校補　校續　譌校附

趙　鈇著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鸜林子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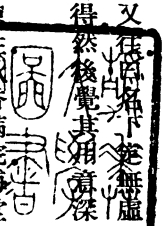
鸜林子退耕山中五年。因避俗駕。日把書坐茂林。見尺鸜往來飛鳴。聲如互答。輒帳然大笑曰。此吾忘形友也。意有所得。取木葉書之。凡至數篋。兒子輩易以刻藤復穴敗葉樹下。留此筒中。昔戴顒持柑聽黃鸝。以爲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此吾與尺鸜論事耳。故曰鸜林子云。

嘉靖戊午秋日。

鷄林子卷一

明　桐城趙　釴鼎卿著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徒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嗚呼。吾輩見前賢著作。初盛氣觀之。自爲能過。及學稍有得。然後覺其用意深遠。邈然難及。因手之終日不忍釋去。是以學者甚不可有易心。易心生則學不進。



昔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晚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此正吾夫子無隱之教。後晦堂登[illegible]徽所謂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者也。但學者不能隨處見得。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耳。吾有旨於其言。學者覃一生精力。白首於王孟之門而不忍去。然竟何所發明。信詩者文之餘也。

范景仁與司馬溫公。皆上疏諭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往在館職。唯議樂不合。弈棊以決之。君實不勝。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向所說樂論八篇爭論者數夕不能決。又投壺以決之。景仁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二公論樂而終之以戲。何所以平勝氣也。勝氣難平。唯在虛心觀理。若詞鋒甚銳。則宜暫止。少選氣和。是非自見。故人知有言之辨。而不知無言之辨。辨之至者也。如復墨守。牢不可攻。知者代作。留俟百世可也。

徐師川山谷外甥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之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夫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所自而學者自述亦曰某氏某氏之學今師川名成職重遂俯視外家不有涪翁以至後世父子兄弟亦各立門戶自成一說以相雄長古道蕩然盡矣嘗聞潁濱於東坡亡後亦曰此後文字人不謂家兄手定矣潁濱且然他尚何責哉昔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己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既而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二公自能用情

柳惲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詣己及至門唯求悅與惲遣爲□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鳴呼安有入人之室見其子而遺其父者乎雖爲愛才實已長傲而爲之子者挺然受長者之顧亦自忘其有父賢者若是乎噫年少未能窺人人可以窺年少矣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鄰居顏談議飲酒諠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此吾人最受傷處也然則昔之酣叫盡謂坐上無人乎因人以爲疏密所失多矣古人閨閤之中相對如賓何況見客然聞言知謹亦見省發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憾悟終成善士此正見吾儒作

用。陰者不爲。孔孟之後。惟明道識得此意。

建元中。都下奸雄。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瞻。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人皆以是稱謝太傅。然則京師之所謂廣大。顧在是乎。邇來都城多盜。往往候□門相第。陰入篡取。莫能窮詰。而姦作不時潛入。中朝事體。夷庭無不詗知。欲立保伍。人至不敢夜行。殊亦廢事。識治體者當自有說。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輗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輗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以九齡猶喜輗美。交道可知矣。然則正直難偶。何但君臣。此古人所以有惡繩之歎也。

今道家用符法禁呪。不甚信之。及讀稽聖賦。謂鴆善禁呪。其性甘帶。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而行前卻。如道士禹步。則石阢然而起。斲木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墁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嗚呼。主人博奧。於僮僕何與。雖受鞭撻。猶不忍棄去。此其好德之心。可與汶汶者道哉。今人子弟之於父師。少加訶責。已不能堪。去此僕遠矣。

陸相知舉。放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

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仕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夫舉士。公典也。寧樹桃李爲門戶地乎。崔之言市道也。羞稱爲宣公弟子。然則不舉陸氏子。是乎非乎。曰顧其才何如耳。如其不才。黜之非我。雖然。世少厚德。嘗見霍渭厓有門人請宴。諾之。至日不往。封書一册。送之宴上。乃羅峯張相公祭文也。當時霍與張同主試。張公故門人。獨無言。霍以是愧之。曰死且不奠。生而食我。寧有敬心乎。一時門人皆慚謝而退。由是觀之。良田多失。不獨陸氏就荒也。

王求玉除尚書僕射。素有腳疾。常還家臥。不時入直。江夏王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嗚呼。收時望者。要在得賢任事。乃僅取充位。惡得爲賢。宋之君臣。兩失之矣。近世亦有以虛名得美地。縱職業不能。人猶恕之。盛名亦復累人若此。唐常袞常國。崔祐甫在中書。舍人岑參初掌綸誥。稱疾不宿直。崔以舍人職在樞密。今疾久雜。局袞曰。此子羸疾。諸賢豈不能容。崔曰。相公若知岑疾。不當遷授。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亦自有見。

宋龐籍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我朝營兵雖多。老弱居半。又皆京師遊蕩之夫。及內臣家僮子姪。代役其中。蓋隱射月糧馬匹。租艸衣絮。實未嘗身親行伍也。昔馬文昇在本兵時。嘗奏白簡汰卒。訛言

騰沸。孝廟呼至御前止之。及今以爲口實。莫敢議及。余巡視團營時。以是爲言。逆鱉竟不行。豈眞不可汰耶。能行之有道。亦自無譁。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不肯任怨。率多類此。

蜣螂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轉糞丸。至濁者也。久之成蜕白。如尸解僊去。其尸解時必入土。余嘗掘而視之。其形似蟬。夫蟬飲露。至清者也。而蜣螂能化而爲之。豈非惡濁而求爲清者乎。則貪夫亦可化而爲廉矣。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蜣螂穢飽。卒能去穢忍飢。則又足嘉。然則清者必多飢乎。故君子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

陳穎南昌人。業進士。題漢祖廟曰。項羽英雄猶不懼。可憐容得辟陽侯。遂得狂疾而卒。夫醇謹者自無口過。而憸夫不但好訐人私。往往輕伐古昔。卒被人非神譴。以口滅身。孰爲幽冥可欺。傷哉。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吾聞長者之言。不覺瞿然。夫以醉語細故。動相苛責。誠非曠度。飲者不自操持。率以酒失求原。大非善事。如遇褊心人。則灌夫之禍。前車可鑒。今又有人假酒佯狂。敢行欺侮。醒醒謝過。罪歸麴生。則又濟惡助姦。蔑德甚矣。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羣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其處而益疏。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嗚呼。此吾之所未解也。異姓入門。最易離間。有道者處此。亦自有法。今欲全友愛。忍廢人倫。所謂因噎去食者也。賢者之過。亦能害事。抱朴子曰。兔不牝牡。螣蛇不交。不可謂貞。此未足稱也。

溫大雅將改裴其祖父。筮者曰。若裴此地。常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舍笑入地。裴訖歲餘果卒。嗚呼。術者每持是說以惑人。令益疑鬱。吾鄉有張姓者。兄弟甚友愛。喪母卜地。一僧指曰。近舍有佳兆。但弟不利。弟即拜謝曰。兄如富盛。自當恤我。裴後季室子孫。遂至逃絕。與此相類。然則地理天道。不相統貫耶。一言偶中。百世傳疑。今兄弟衆多。常有數年爭勝。不裴其親者。誰與決之。

崔公儒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儒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嗚呼。此古人所以物物爲之所也。後世當軸者。率引用子弟私人。列置要地。不復問其修職與否。甚至亂政。亦所不計。其亦未以造化爲心乎。吾嘗三復斯言。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陸。不以禮處人。又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嗚呼。此長者之言也。今人于坐立稱謂之間。好爲低昂。自爲持體。往往顏色詞氣。變態立異。殊爲可笑。吾師歐陽南野公嘗見一士夫方驕洽。忽報屬吏見。即斂容厲聲。公曰。安得爲此。曰見屬吏當如是。公大笑曰。此好作生人相也。亦是涵養朱△定。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贈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此與微生乞醯事何異。孔子美之。

蓋徵生好直。嘗以佞譏孔子。孔子舉乞醯以美徵生。能委曲以行其德。非徒直者。後人以爲貶辭。非矣。此自盛德事。何庸貶刺與。纖纖以有無爲情者不同。

范孟博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官以公禮格之。今成其老。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澥爲陝府錄事參軍時。李汧公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而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澥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嗚呼。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禮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儀見。乃責人以禮外相崇。裴澥則堅日卑執。不受人分外之禮。賢者器識何別。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嗚呼。此巧宦之一端也。人至今能之。昔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抑何超然遠覽。彼肯向人庭前與槐柳並列者耶。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此真可以戒矣。今人好爲淫詞。

使歌者習之燦爛閭里。如聖人作。當在流放之列。其有以前賢爲戲。罪且無赦。豈止墮冥道而已。儒者亦復爲之。法秀之言。誠爲善誘。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于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尙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嗚呼。今人好壞前賢遺迹。其亦未聞此論乎。嘗見仕人因邑中碑刻。世多求者。輒令斷毀。曰爲地方去累。非惟不知好古。其忍心甚矣。使輸議。當與祖龍焚書同科可也。

茗谿謂古今人作明妃辭曲多一意。唯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夫詩在言志。豈貴新奇。此何指諭。嗚呼。是詩也。使李陵聞之。誠中阿堵。若誦於蘇子卿之側。當咋舌自愧矣。

唐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元移刺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贐行。古人用情乃若此。今人有求。率意取色受。朝有抗詞。暮有隱禍。不得申臆於去住存沒之時也。二相忘情得失。並足嘉尙。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嗚呼。今人常虛懷物外。雅慕向公曰。嫁娶

未畢。尙滯佳期。夫嫁娶何與吾事。吾人自爲兒女作馹儈耳。俗緣難斷。終阻遐蹤。兒女催人。何能了了。終是透此關竅不得爾。每念及此。常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父母不仁。以兒女爲芻狗。

崔彥玄淸虛寡欲。以簡正見稱。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二子。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淸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此眞可以勵俗。近世紛紛乞恩。抑何不達。

張亶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琚瑯玕。珮者數十人。揖亶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亶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應笑忘還家。有僊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觀此。可以知作詩之旨。夫詩貴情景穩稱。作帝王家詩。不得用田間語。若賦野叟林翁。使內殿祕閣事。恐菜餚中著麟脯不得。

趙承旨孟頫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二虛。四者爲直。雖升

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掷。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卒奪衆議。又論王虎臣不宜往按總管趙全及諭奉御徹里論桑哥丞相之惡。吾常偉之。曰承旨立朝大節。總總可稱。乃獨稱其字畫。何也。史官楊載亦稱孟頫之才。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乃知多技累人也。故法秀師亦嘗讓李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名。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久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夫以冥道相誘。雖非至論。謂士夫作畫。行已可恥。亦名言也。學者當知所重。毋託辭於遊藝焉。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爲職。當盛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愼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嗚呼。古人愛才。曲爲保護若此。今朝中有一人以此爲心。則善類全矣。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盛爲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此古

今人所共高者。但置主人何地。如不可共食。則不當往省。因思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終是胷中瀟練。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卽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此王魏公所以有美珠之憾也。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若非公事。自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邴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雜。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觀此二事。則知所以安儲君。全臣節矣。昔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鬬雞。勃戲爲沛王檄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卽日竄勃。輕動若此。豈不悲哉。

御史臺有闕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誼于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者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闕吏忽直其梃。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覬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

數四。庖人去。復丁寧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此言似覺知大體者。嘗見達官分置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大都與庸人言。不得不多。與君子言。不得不簡。自有祥略耳。昔張茂先問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溫誥。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茂先大善其對。此眞得君子之心。若直梃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詩曰。民之質矣。曰用飲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今人慕僊悅佛。妄念盈腔。乃欲變食。便可永筭。可謂不知順天者矣。然清心寡慾。節食頤貞。亦是美事。但不可有妄心耳。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眞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鬬。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慶厤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人服其言。後溫公欲用張

無盡嘗問東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觀此。可見志剛氣銳。終非遠到。東坡以氣節自負。乃爲此言。亦是作劊子斬人後漸有覺悟耳。

宋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皆高大。何耶。令狐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由是觀之。服之不衷。所關甚重。君子必不隨時變遷。以媚時好。重服所以重吾身也。

獸之中。聞獬豸觸邪。又有名牛形狗聲者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邪正不同。獸類且然。世固有崇顯奸回。屏黜善良者。亦其秉懿好德之心。得于天者自少耶。噫。

魏元忠上封事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故陰陽不和。拔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校爲將。予嘗謂選將求材。無論卒伍。擢校之言。足爲至論。夫世祿損智。紈袴生愚。專屬將門。往往失士。今募兵乃取之民間。而論將多拘於世類。此僨師所以成風。而軍威由之不振。主國是者當有遠鑒。

昔仲長統著昌言。人皆謂詳觀時蠹。成昭政術。其損益篇有曰。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肩。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

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噫。以是爲言。是導貪長慾。顧足以厲人臣之節乎。今聞有道之士。亦曰居鄉則一介不取。柄用則揮金不顧。人皆以爲通。似亦非中正之論也。

鷄林子卷二

昔白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嘗賦有木八章。其弱柳櫻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槿凌霄。以諷在位與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云云。則託以自謂。若然。其眞可以羣矣。

郄超少卓犖。父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若超可謂能掩父之過者矣。嘗聞呂涇野以少宗伯歸。其子向家僮索求宦資。無有。遂致笞責。涇野覺。竟聞於官。治其罪。夫以涇野爲父。乃有是子。以郄愔爲父。乃得郄超。然則鸞鴞寧有種乎。子之才不才。信有命矣。

褚彥宣少秉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聞彥回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嗚呼。人之所至難得者壽。而彥回反爲多壽所累。此孔子所以責原壤也。昔箕子論五福。亦必以好德爲言。好德非福。乃所以致福者爾。人而無德。雖親如兄弟。而反望其促。雖聖友如孔子。而亦惡其不死。然後知夭死不足惜。而死有餘責。然後足悲耳。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爲友。後居水檛街。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

多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嗚呼此不惟有知人之明亦且得避嫌之道可謂善處友者取以爲法

戴叔鸞少便誕節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咏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嗚呼此情實之論也今人哀不足而禮有餘詞甚戚而貌益腴視此媿矣但情既不佚又能中禮食既不甘并能變食始爲善道叔鸞此舉要亦矯世者非自以爲當也

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侍御史張仁禕高宗臨問仁禕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與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也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夫代人辨對非素致爲時所重者不能而高宗雅能容之君德恢然大矣今人雖有密友稍蒙外議恆恐餘波相及即推而遠之能代直於當事者之前尚少況以君父臨之乎然仁禕一遭誣奏便惶懼失次亦非雅度嘗見吏郎林東城許石城二公爲臺官所論例應奏辨林恚鬱不能作一詞許既自陳又復爲林公代作朝士以是觀二公器度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嗚呼當國者必有如此度然後可與言天下事

否則從風靡矣。後人未及拜官。先學作諾。時事可知已。文然。戲字。

潘孟陽在德宗朝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閽者三百緡。劉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爲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匹縑。其危可知。遽勸潘避位。夫遺縑求見。其人足鄙。而其權勢能使人以一見爲重。夫豈無自。今士夫欲倚權門。先交歡僮僕。甚至投剌稱號。卒以此敗。皆用權者炫赫之過也。善乎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思閽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嗚呼。開門延賢。猶恐賢者不至。豈有拒賢者於門庭之外乎。可以鑒矣。

韋斌謫韶春時。李鄴侯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聞鴟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爲惡。苟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鴞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夫鴞自有聲。無與人事。而人苦忌之。抑何不達。昔有牝雞夜鳴。主人烹之。明日懷憂以問伊川先生。先生曰。彼妄鳴。自合烹耳。於人何與。然其家亦無他。嘗聞道家言人姓名。具在陰司。欲學道。須變姓名。遠遊四方。庶可逃避。此亦掩耳避鴞者也。

衞玆弱冠。與同郡巷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衞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予於服飾器用之類。率不能辨。往往託之於人。一售卽止。不復相疑。見士友中。必手自揣量驗估。儻不相值。數反不已。嘗側厭其多事。及其既用之後。予物先弊。乃歎爲人所欺。今見子許。亦足自解。

孔恂及齊王修識劉元海必亂。許劭知曹操爲亂世之姦雄。潘緟知王敦必反。王衍識石勒將爲天下患。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張九齡識安祿山必亂。呂誨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瓘識蔡京爲國家賊。天下之大蟊。數公不知從何而知。眞爲先見。

今內府財物。未進十庫。先戶工二司主政驗之。然後從西安門入。又特敕臺諫各一人。同內臣驗收。其法非不甚密。近內臣用事。專論常例。不復辨其物之美惡。雖臺諫亦不能主持。以致百姓交納倍費。又不足以供國家之用。雖府庫充盈。實皆朽濫。所謂官民俱困也。嘗見唐開元初。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爲前後爲太府。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輒爲悵然感念弊政。何時可已。

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僧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周顒入侍帷幄。瑾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顒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以爲言。帝驚曰。報應眞常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夫諂佛阿上。固非直道。因事啓納。多所解悟。亦不失其爲忠。張文隱公嘗欲詮釋道德經。刪正道藏諸書。定爲一說以獻。竟不獲就。齎志而沒。惜哉。

昔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廣煮茶之功。李季卿宣諭江西。知伯熊善煮茶。召伯熊執器。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入。季卿不爲禮。羽愧。更著毀茶論。至宋蔡君謨著茶錄。造大小龍團。

歐公聞而歎曰。君謨士人。奚至作此。作俑者可罪。夫飲食細事也。君子處世。豈不能隨時表見。乃於茶鐺水甕中立名。其於激頑起廉。風猷劣矣。學者猶稱雅致。反讓季卿。吾謂季卿能賑水厄。功亦不小。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今仕人以近侍爲熱官。以外臣爲冷官。亦以去日有遠近與。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吾嘗遊江南。見一士人。忌鄰家高第。乃計向背造宅舍。使樓脊直犯其門。以相厭害。夫古人不欲臨高窺人。況肯損人自利耶。風俗薄惡甚矣。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臥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嗚呼。此韓公諍臣之論所由作也。夫言官貴知治體。或人言其細。我舉其巨。人或多言。我獨無言。鶴立雞塒。羽儀自在。乃以酒自亂。豈君子安身之術耶。後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噫。相命可逃。亂世易避。達人玄識。嘉遁有途。豈網羅眞能彌空。而黃鵠無由翔舉耶。此皆以劉阮爲宗。佯狂避世。君子中庸。殆不如此。

人之所以貴長年者。豈無謂哉。以父子兄弟。日相保聚。親戚朋友。日相呼樂。而貪生。乃欲一旦滅情去性。

超然僊境。縱能得道。以風爲馭。以雲爲車。以時爲月。以日爲年。以琳琅爲宮。以珠玉爲食。五倫盡去。四大以解。亦何益乎。昔老子有云。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死。夫以死爲佚。正謂耳目不交。心志無慮。復還大化。冥然忘形。若猶強留人世。浪寄乾坤。時異世殊。亦自感愴。便使頹然忘念。而生人之理。蕩然俱失。既不能經綸宇宙。又不能與亂持危。雖神氣常生。亦與鬼物無異。吾嘗謂僊者有形之鬼。日中可見。鬼者無形之仙。幽暗乃出。況四大強合。終難久存。而世人紛紛。遐想狒舉。反致擾苗喪生。求延得促。覺也晚矣。昔范忠宣公云。人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與吾心豁然相契。乃益信其灼灼耳。

今之學者。得一把茅覆頂。便非朱攻陸。毀道罵佛。實陰藉其意。而陽乙其文。標置門戶。爭爲一祖。細求其實。無甚發明。畢竟何所裨益。昔唐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施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美泉之言。有味哉。殊可深繹。

唐文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此言當爲帝王法。此所以奸宦相戒。毋令帝王讀書。見前古治亂興亡之迹。亦是仿此。

王介甫呂晦叔同爲館職。當時館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於于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能止人言。必識見過人始得。介甫偏執一生。獨心服晦叔。急於引用。後論新法不合。乃歎晦叔有共工驩兜之奸。不知平日心服者何。可見知人不明。一日諸士論劉向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

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未決。介甫來。衆問之。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對曰。同姓之卿。與衆乃服。觀此。則知止人言不易也。而二公深淺見矣。

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今。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所覽見舊儒弗及。夫將以智爲上。將不知學。則智無由生。雖勇力過人。僅百夫之敵耳。今人論將。不知出此。昔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卒退楚師。由是觀之。將可不知學哉。今之將者一字不識。徒以弓馬爲事。亦何當於折衝。稍能談說前事。則又趙括者流。此武事所以不競也。噫。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遊山訣也。不但可以登高。予且用以涉世。

黃巢作亂。帝遣田令孜擊之。親餞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衞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廩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選皆哀哭。陰出資雇販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慄。今團營兵大率類此。前庚戌之變。參將陳燦領兵三千。防守陵寢。迨賊忽至。止四五十騎。兵皆跪迎瞑目。令解甲先獻。引頸受刃。後燦坐以失律。餘兵例猶給賞。禁兵不足用。自古然矣。

祖士言深好弈棊。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遊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遊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祖暢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卽傲然自足謂簿書奔走可以長守祿位不復事詩書矣又有好誕任達率以遊燕爲歡見人著作轉相嗤笑曰爲人辨覆瓿者動以蕭雍州恭爲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道輒自著述求名誠爲可笑然與潦倒杯酒沈彧楸枰浪度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琰之每休假之暇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嗟夫吾嘗云得書能遂生前樂好學非干身後名每誦琰之此語不覺神契同心之言何可多得

二王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樂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

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夫以暮年耽於聲樂。固爲過計。而坡老善誘其說止此。豈無有別說更可怡老者乎。然亦可爲吾輩小歇肩方也。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邪。不干正。於此可見。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斂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後柳仲逞□先爲牛奇章辟客。後李衞公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逞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衞公不以爲嫌。仲郢常感衞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衞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烝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卽與從質正員官。夫二賢之言。不惟理既順正。而辭亦暢達。能使怒者忘怨。抑其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雖有恩奸儻遇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交。亦所不惜。用情之薄。遂至於此。存此

二事以敦世風。

龐相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幷州。一日。□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不以聞。後爲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略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夫以身庇人。尤人所難。昔聞石塘公爲大司寇。時嘗與三法司會題。適廷尉後奏上怒。降首事者一級。時公已兼宮保。腰玉矣。乃削兼官。僚屬勸公自明。公不辨。曰。尙書猶在也。後任冢宰一考。復賜玉。人皆服其雅量。見前輩風流。令人羨慕無已。然溫公輕舉。亦自可戒。

主令明兄鑒頗好娶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昔王思寂奮墜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族及故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若有田能如此作用。亦自不惡。但以聚斂營之。誠無用田爲。

范忠宣旣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尙。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詆。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欵[illegible]。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艸。遂更爲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識如此。非

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嗚呼。昔人識度乃爾。今率假重於人。得有司片板數字。懸之宅里。以相夸耀。甚有乞建求助。上以此爲惠下。以此爲恩。一時成風。恬不之愧。亦見世變。

凡新羊入羣。爲羣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夫羊。義獸也。見虎不避。羣[副]爭死。乃觸新附者何耶。不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此所以有道者不輕定交。一與之交。後死生患難。不相背棄。故不得不難其始。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汚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今法司中鞫獄。每事必□有一二婦人。啓竇、證佐皆由此等。常見男子易屈。婦人足智難理。京師四方之極。乃爾溷亂。竟莫能革。何由興化。外郡以逮婦爲最辱。往往搆訟連年不解。亦司理者無復以克敬爲心耳。

盧思道聰明俊辯。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求異書。數年才學兼著。以此知士不可一日不學。若更知所以學。不但善變素絲。天地造化在我矣。

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負。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噫。交道甚難。在士遜則當忘勢。在玄季猶當異禮。非曰曲徇。所以全交爾。

明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曰西山亦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詔止朝謁卒使憂鬱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效丸耶嗚呼吾每讀天生羽翼之言不覺愴然動念嘗見家人翁止生一子念其孤立每以爲憂及連舉數子則喜以羣枝相附飆風不驚及其長大各立門戶則互相讎隙反結外姓以爲強輔恐其室人是自翦其羽翼而假人爲重者卒生禍亂而昔之強輔終非一體亦皆散棄始知友生不如兄弟嗟無及矣

鶉林子卷三

讀書貴神解。昔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善學者顧不以記誦爲能也。故謝顯道誦史不遺一字。程子以爲玩物喪志。亦是此意。

昔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謂看畫有益於讀書。吾所未解。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今見博學之士。以才華耀世。羣競尚之。因是驕縱。竟以惡終。則昔之強記多識。適以助過遂非。雖不足以欺目前。而後世誦其言。或有想見其爲人者。又殊可深罪。

劉尹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末流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夫官多不法。若置而不問。則留民害。若因訟言以去長吏。則來者不振。嘗與一當道言曰。宜卻民言而以他事去之。則法行而隄不裂。始爲政體。然又有因是而大與民讎者。可勝歎論。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爲令乎。驢鳴本無可悅耳。王濛好孫子荊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父昶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嗚呼。今人不知擇婦。惟重世系。豈知鸞鳳寧有種乎。王公超識至此。其英才挺生。不獨有女德云。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樸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戲。歎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其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常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憶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

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耀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椀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椀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歎有一老婢問充得椀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今視卿椀甚似得椀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煙溫也願永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余嘗聞高太史談河南有一鬼戶甚奇竊疑其說今讀孔氏傳若相符云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逝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婦斂時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時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當至因竊視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蹤迹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冢開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稱爲鬼戶由此觀之宇宙間何所不有但人不及見耳

鶡鷙五色尾有毛如船柁小於鴞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賦云鶡鷙尋邪而逐害此鳥蓋鶡中之敕邪逐害者故取以爲服陳昭裕建州圖經曰鶡鵁於水渚宿先少若有敕令然又其浮遊雄者左

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今科中皆服谿驚而揖獨尙左。或取義於此。

李文靖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意。堂前藥闌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而韓魏公所至。輒起宮室。務求廣大壯麗。人亦未嘗以是短之。可覘二公所存不同。故規模亦別。

余友汪子苦性急。櫛髮不順。卽拔髮幪巾偶引他髮。卽裂其巾。諸事稱是。余嘗笑曰。人七情互用。安得獨行多怒。人皆憂其達日何以居位。余曰政爾不達。後果以貧卒。一日讀中興書。見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以屐齒輾之。又不得。瞋甚。復取入口中。齧破吐之。王羲之聞而大笑。此與汪子何異。述固急。後遇謝無逸。以事相忤極罵。述正色面壁不動。謝去良久。問左右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性急乃爾能容。此固小巫見大巫。不覺自屈。知世復又有善怒者。因書以爲誡。

桓沖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鎭。乃爲荊州。聞苻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幷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淝上大捷。慚慨而薨。嗚呼。此何足死也。吾方美之。夫讓揚任荊。推賢也。遣兵內援。忠國也。知賊所向。審機也。淝水成勳。當共爲國喜。反重爲已愧。此桓車騎之所以

止於車騎也

王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致老無敢取者此亦用情太過也裴室亦能久留其女此誼倍篤後庾亮兒會遭蘇峻難其婦諸葛彪女也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小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彪視遁何如哉

呂夷簡生四子皆顯異與夫人語四兒它日皆顯重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一日四子居外夫人令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夫父母之視子自言語學識起居動作皆可覘驗必待碎器而後見乎蓋人之器量於成敗得喪處最易見故以此試之然文靖獨先忍碎四寶器亦見量處大丈夫以量爲先

彭城元伯楚歷典二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敕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爲煩耳此可爲超識遠邁常情今仕人在外幼子弱女雖間關必載還本土祇是俗情不割耳昔有友人爲小官卒於青州予勸卜葬於彼人皆以爲不情不知古有行之者書此以證吾言之非妄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年耳檀越既履順遊性何羨遐齡人稱善誘此與孔子朝聞夕死之訓互相發明

吉安永豐山中有地名回龍阬極爲崇峻文山先生一日奉皇后避亂過此爲元兵所追走入阬中兵益近自度不免乃禱于山曰若趙室尚可延長此峯當傾橫絕山口以遏兵山峯遂崩兵至路迷遂不能

度山中有毛姓者族甚衆因留其家凡二日始去村中蛙聲甚鬧后問曰亂鳴者誰曰蛙也曰何用苦鬧蛙聲遂絕至今此村蛙不鳴先時毛姓造一牀甚華但寢其上則搖動不寧遂不敢用適后至則以奉后牀不復動亦異事也毛姓到今猶繁毛與郭給舍有親給舍與余言如此郭永豐人名汝霖

元文敏公元善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主贐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主歎服今使臣册封宗室或封外國多用武臣爲正文臣副之武臣不但受其贈金反多索焉文臣則不受或原於此其所儀刑者甚遠也

余嘗讀水心葉公進卷曰今俗吏欲抑兼幷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專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不能自養小民而吏先已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此論

甚得治體。按周官十二政。曰安富。曰恤貧。貧者恤。富者安。此聖人之政所以爲平。故萬物各得其所。

衞靈王死。夫人無子。傅妾有子。一日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得留幸矣。又煩孺子。我甚慚。願出居外。以時相見甚便。傅妾泣曰。夫人欲使妾氏受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反居內。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逆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欲自殺。夫人聞之懼。許留終養。噫。若衞夫人者。可善處子母嫡庶之間者矣。夫子王則母后。禮也。禮無二后。則忌生矣。忌則不終。故秦曾華陽則廢芈后。與其廢也寧外。故曰善處子母嫡庶之間也。而傅妾則自以爲罪。而要之以死。則尤難矣。亦夫人素所處者得其心也。不然。長信宮之行。恐日不免矣。

吾聞德清有女獄山。問之。曰有姚恢者。縣之千秋鄉人。東漢時爲清州刺史。時與沈戎爲婚姻。縣東北有柯田山水。嘉甚。恢謀定居。其女泄之沈氏。爲戎所奪。恢憤賺女歸寧。竟囚之苧谿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戒其後三世不得舉女。女獄山。卽恢囚女處也。嗚呼。異哉。田居細事也。竟以是而滅天性之恩。世固有若人者。語云。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爲狼。人情大可畏矣。

昔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請於晏子曰。於何之母死。兆在寢臺牖上。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哉。爲子復之不得。將若何。曰小人將左手擁格。右手捫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

者也。晏子見公爲於何請景公作色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有葬人主之宮者乎曰古之人其宮室節不侵民居今奪人之居廣爲臺榭使死者畜哀生者畜憂不如許之公曰諾於何葬其母涕洟而去噫景公晏子俱盛德事也難哉於何又能誓死得如所請則尤難矣余甚疑之夫人主之宮死者穴之世寧有是理乎但當卜地官爲之改葬使得合焉則民得償地之便而宮亦無入鬼之凶矣晏子亦未之思耳嗚呼若此者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嘗讀後漢書見李固既策罷知禍遣三子歸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其知事本泫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人古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受從學酒家異之因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聞梁冀誅而災眚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幷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有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吾令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四節爲位祠焉晉辛憲英辛田女也適羊耽憲英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城赴爽來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

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敞遂出。宣王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諜于姊。幾不獲于義。逮鍾會爲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爲吾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國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問。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吾於史中見二女才智。有非丈夫所能及者。俱以知全其弟。全其子。可易得哉。因錄以傳。孰謂生女不關門戶哉。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兒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繈褓。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近聞湖南一學士無子。陰搆有娠者。取以爲妾。遂生五男。今族人皆外之。不許入廟編牒。若然。是不但欺其先祖。實自欺耳。作此何益。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人告子方死于汝南。即遣兄往迎喪。叔漢發哀。詔

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回。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任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許還錢。復本官。此事世多有之。昔一仕人誤傳病故。銓曹遂作缺補注一官二人。因以一人他徙。銓曹遂遭浮議落職。良以遠言易僞。不可不審。

今之仕人。率多拘忌。凡營造婚葬行。來必選日卜時。少有違礙。則以爲不吉。坐客言笑。偶犯所諱。輒終身讎之。及見東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竈。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舍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方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多談爲證。因錄之以開世俗一禁云。

隋起居注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其略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心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艸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

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尙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吾味其言以古人改火其意義至深遠也然亦非難行之之事後世偸惰於細事不肯一爲之況望其他乎余謂不能行之天下猶可行之一家卽毋論順時救患亦足以見師古之一端也

隋牛弘嘗從容問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噫此後世通弊也今簿書委積而磨勘之使冠蓋相接自謂盡法實徒滋姦亦何益於政理故省官不若省事千載名言何時得去掾吏使我心目豁然亦一快也

隋辛彥之拜徐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世臣曰人安可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高祖以是爲學力尤爲有見

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上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嘗聞莆學士陳公音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

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噱。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河東柳謇。隋帝甚重其學。嘗引入內閣論事。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謇。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于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夫古今君臣相得者多。未有如此之甚者。其何術致此。觀其與嬪后同榻共食。大低便佞爲人主所狎耳。然亦大異事。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夫古人有車。惟恐人之不借。今人有車。惟恐人之借。古今人相遠若此。裕之能以物公之於人。非有道者不能。昔孔子不借。蓋於子夏以護其短。而子路之志願。惟以車馬衣裘與人共。在賢者且以爲難。他可知矣。

許詢王循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道林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耶。豈是求理中之談哉。今人請學論事。各求理勝。往往詞色俱厲。甚至作書互爭。多至千百言。使者往返四三不止。亦是涵養未定。

戴安道從東出。謝安石往看之。謝本輕戴。相見但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甚妙。謝悠然知其量。此安道之所以爲安道也。其視不對米價何如有道者。其度量語言自別。

王莽之子宇。非莽所爲。身先被殺。褚淵之子賁。非淵失節。遂不復仕。人之無道。父子之間。亦不能容。況他人乎。士誠不可以世類論也。

齊循吏傳載周治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嘗非治曰。治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贈賻。嗚呼。此豈人君之言乎。今仕人亦復有是其說者。是亦仲長統之見也。

梅聖俞作碧雲騢。其言專訐士人。而於范仲淹文彥博龐籍攻之尤力。且言多涉陰私。穢媟可笑。以聖俞乃爲此。其終身坎軻。不得大用。得非天道與。孰云外史之言爲可信哉。讒舌一鼓。千載受誣。奸人多以是害人於百世之下。可罪也已。

鶉林子卷四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昔先正亦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吾嘗笑其言夫積書所以尚友古人自廣聞見豈徒遺子孫爲功名計耶若恃是爲產恐亦易徙昔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損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似亦過爲著意與李贊皇惜平泉花卉其意相同噫此豈一家能數百年物耶吾每蓄書輒祝之曰願長有賢者披閱不使蠹魚相侵更得展用卽爲得所但惜書過甚不輕批點友朋相借猶有吝心亦是癡態未除

平繼叔研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二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叔忿其世衰植杖巡舍□□而哭不爲營事婚宦親知每以爲言繼叔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搆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處不肖子只得如此昔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爲其子數月呼博而赙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此則爲不肖子所苦矣殊失料理可爲一慨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有問余

者曰此可爲法乎笑曰此急救良方也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道王公此處高於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他可知矣
曾布以翰林院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緻納又思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公不聞宋子京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才雅稅一第於近處居之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達旦方罷翌曰罷相朱常艸詞極詆斥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久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余嘗聞諫垣中一人與一部卿甚厚偶以事相忤已具奏論列猶飲其家傾倒而去少選而言章上矣明日又復往顧曰偶議論不合故相辨證非傷之也古今人情反覆多同可慨也已
周墀節度鄭滑表韋澳在幕府會墀入相私語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嗚呼此眞可以爲萬世法誠使爲相者以人才進退之權付之天官兵馬之權付之司馬錢穀之權付之司徒刑罰之權付之司寇而吾一一責其成功如不得人則亟請易之天下何憂不治後世以公家

之權濟私家之用政事日非率皆由此雖然權亦自能累人昔王安石在侍從時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於治道所當舉行及入政府孫莘老李公擇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何與前言異也此惟恐太阿之柄持之不專其志難行寧能免於用權故卒以專僨事

范蜀公鎮至和中嘗論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今戶部司錢穀兵部司軍馬連歲虜騎日驕邊塞多事議者輿言築牆增堡募兵紛紛不已戶部轉輸多出額外數百萬度支不繼率請裁抑二部題請常令廷臣會議不決輿此何異嘗見戶部王柳濱在部時每抗沮兵部所議未幾轉兵部職方戶部諸郎相慶曰柳濱去知錢糧詘乏不致妄輿矣已而所用日增且言某藏可動某儲可支戶卿夏松泉銜之竟表免創職一人之身旬月異官一人之心旬月異趨此無他地分不同耳以是知會計不可不詳且豫也

祕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殺應流卽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由此觀之殿陛鞭扑至宋始弛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大都士不憚創職亦不避遠竄但惡辱體受刑死於杖下當國者往往藉是以箝

諫官之口。頓忘國體。恐亦自不免也。

王佛大臨荆州。甚得民和。桓南郡時在江陵。既爲本國。且奕葉故舊。常以才雄駕物。王每裁抑之。南郡嘗詣王。通人未出。南郡乘輿徑入。王對南郡鞭門幹。南郡怒去。王亦不留。夫對客鞭人。長者不爲。而乘輿徑入。亦非所以事邦大夫禮也。士者往往恃故舊。望人以格外相容。不惟難行。抑且自損。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于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輓。天下高此兩人。夫愛才公心。人皆以引用爲私。近見楊費諸公。人之所用。己必斥之。未幾。己之所用。人亦斥之。往往才智之士。遭相臣一盼者。動擯棄終身。更不追論公私。以爲進退。良可歎惜。視前輩風流遠矣。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傅季友時與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夫審而後入。既不忤人。亦不失己。眞可爲法。

學者要有偉量淵衷。使人不能窺其涯涘。方爲入道之器。常見士夫羣聚。少負寸長。急於自見。往往以聲色示人。令其望而知辨。皆不能善藏故耳。昔徐羨之自布衣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顏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才學辯

博洽之風度詳整。恃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魏陽元爲鍾毓後將軍長史。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爲籌畫。後遇朋人不足。以陽元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陽元既容範閒雅。兼發無不中。舉莫能敵。毓謝而歎曰。吾之不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夫使人知之不盡者。必其藏之有餘。若一見而知底裏。淺也甚矣。

李光顏初任都統。韓弘惡光顏忠力。乃飾名姝。教歌舞。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大會將校。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嗚呼。感人原不在多。僅僅數言。已足以奪韓弘之魄。而收軍士之心。卒致斂手削地。皆由於此。大抵奸雄巧於伺人。多以聲色貨利。少不自持。卒爲所窺。有識者自能察識。所謂上將伐謀。殆多類此。

庾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袞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昔侯霸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囑遺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納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夫不輕拜人之親。與不輕受人子之拜。可見古人交道最謹。彼豈輕爲然諾。有匪人之咨者耶。

紀僧眞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

楊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嗚呼。世祖安得有此人君之言。以天子不能與人一士大夫。然後爲天子。後世官階多從中賜。以致紛紛陳乞。朝政濁亂。皆由官職不重故耳。惜哉惜哉。昔優人李可及擢爲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士。工商雜流。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也。今而位將軍。不可。此謂至論。愚嘗謂工匠雜流。官當止於文思院。但因功以品祿。若以卿寺之銜與之。終非所以別九流也。

司馬溫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以此知其不屈。昔王丞相導同大將軍敦飲於石季倫崇家。崇出妓勸酒。不飲則殺之。導素不能飲。是日沾醉。敦獨不飲。至殺三妓。導勸之。敦曰。殺彼家人耳。於我何與。竟不飲。此皆大不近人情者。所爲必如此。然後能亂天下。呂公以安石貌似王敦。信然。

王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願受賂遺。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云。足自當止。時人未喻也。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殆爲當時所歎。然則仕人必先自足其欲。而後可以爲廉乎。後雖清潔。亦何補於宛陵之塗炭。然始爲蜣蜣。終爲玄蟬。猶爲善變。今人初第。刻意厲行。要致虛名。及其位高。乃縱濫。如孫盛爲長沙太守。頗營資貨。桓溫遣部從事至郡察知之。重其高名。不劾。反與溫牋。辭旨放蕩。則又出清波。入汚池。去述遠矣。

晁祕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

謂集古人句。譬如逢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餖飣。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由此觀之。集句眞不足重。昔王介甫素好集句。嘗以此困人。人嘗以久假不歸譏之。後詠石砚爲東坡所屈。使聞此言。嘗更愧恨。

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徒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不復揮扇。以此避暑。恐不如姚崇騎驢遊茂林中。更爲清適。

慶厤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孫之翰爲諫官。嘗家居。石介過之。介言富公言滕宗諒等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置宗諒重法。范公則欲薄其罪。富公欲抵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不知所決。翰曰。守道以爲如何。介曰。竊慮之。乃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嗚呼。不論法而先論宰相之意。此天下之所以不平也。不如此。則法且不行。可奈何。此亦難過責富公。夫法者君相所持以平天下者。今宰相以意爲重輕。苟一於任法。雖不失平。然互有異同。終不成獄。衰季之世。事多若此。不然。徒成一去國之名耳。若杜范則猶可以理事。非凡相比。

昭宗時。有一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號孫供奉。朱梁僭號。令此猴隨班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跳躍奮擊。遂被殺。吾嘗歎明皇之象。後唐之猴。可流芳百世矣。此二獸者。其亦國士之報與。衛懿公之鶴。乃獨不然。愧之愧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省試皆不與。迪以賦落韵。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汪。疏留。乃奏

乞特收。王文正公爲相。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漸不可啓。遂收迪而黜邊。今人不遵朱註。務爲奇說。致令後生方習六甲。卽欲彈射朱陸。亦自多事。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蚤。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吾是益驗。訓吝謂吝於改過。尤妙。

李觀作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爲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上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夫文貴質多而不貴文多。於此可見。此韓公所以起八代之衰也。

桓文林姑是楊司空夫人。文林父卒。姑赴哀。止于傳舍。整飾而入。文林心非之。及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司空遣吏奉祕。因縣發取祕具。悉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用情若此。良可拒矣。今人率以貴盛驕其戚屬。令人茹恨。可以爲鑒。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于懦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嗚呼。士人中亦有得此術而取高位者。大都馳中駟以當下駟。愈自覺其駿逸耳。孔子惡子貢好與不若己者處。亦是此意。

眞經曰。學道如穿井。形愈深而去土愈難出。此與孟子掘井之論相似。顏子未達一間。還是有餘土在。

馬季良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殣相望。季長既飢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若較尋尺。羞滅無資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召。嘗見後人有非爲貧而仕之言。以未免爲飢寒所累。要之聖賢涉世。不苟求異。祿仕亦未爲害道。

昔羅友少有美譽。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桓溫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達。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後舉爲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裴休披毳衲於歙嫗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賢者何得爲是。吾恐脫俗。良不在此。近聞唐伯虎高才被棄。遂恣意放浪。狂態百出。嘗變服乞食虎丘山。遇遊客賦詩不就。遂從旁續成。朗吟數聯。客驚前視。即大笑而去。人皆以爲達。而不知越禮違教。所損甚大。亦由羅友裴休作俑於前也。以是爲通達。君子恥之。

張天錫在北。數遊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慕廉潔之行。覽蔓艸則賤貪穢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夫與其得之於心。不若見之於事。實政未能及人。慢遊徒爲玩物。此止可間一行耳。昔東坡在杭嘗云。了郡事於湖中。吾猶病之。此飾詞欺人。何足爲法。

紫微貞經曰。爲道者譬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卽滅而明獨存。財色於已。如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美口。卽有截舌之患。夫蜜刀之喻。可謂切譬。但不知冥室中自有常明者在。不待持火自外來也。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宦官。士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凡。陳夔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有智。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僊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坡詩不及文。亦坐此病。詩若淘洗不盡。則珠玉瓦礫。雜然並陳。總不成文。此數十位聖賢中。著一个屠沽兒不得。

有眞人問人曰。子嘗彈琴。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眞人曰。學道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此言見道。

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

優於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祕監不復用。嗚呼。此眞足以塞諂佞之途矣。夫執政之門。窺伺者衆。不以賄進。則以佞人賄進者其害淺。佞入者其機深。一不加察。則顚倒是非。贊成邪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噫。秉政者了此。則事可過半矣。

王沂公在閤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夫自不爲戲易。使人不敢戲難。此豈無道至此。然戲謔最害事。文公竟以此得罪。吾有此病。故存前車。用誡後乘爾。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夫古人欲得一士。雖裂防破格。不以爲私。今人嚴於避嫌。一字之差。率標黜之。安能得士。然防之益密。而用意益奸。往往厚棘叢中。私植桃李。乃知禁密不足以杜奸。而適足以滋奸也。噫。

唐李景莊老困場屋。每被黜。母輒撻其兄景讓。一日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被撻。由是始得第。鼓爲弟子時。家君甚嚴。每試有司。不在前列。輒怒。自吾母以及於兄弟。皆辱及之。吾少嬉戲。吾母與吾兄弟皆含淚勸學。曰勉之。吾等不見爾榮。先受爾累。後得第。皆私賀曰。自是父可無罵矣。今見景莊。不覺愴然。

李錫之爲廬城令。變苦泉爲甘泉。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自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是山川之氣。因人而變也。又聞人有飲狂泉而狂者。有飲盜泉而貪者。是人心反因山川而變。可謂不善變矣。昔吳隱之有清操。曰泉安能易我心。一飲而去。後不聞飲盜泉者化而爲廉。則隱之清德。乃不如李錫之政乎。理不可窮若此。

漢崔瑗臨終顧命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遂留葬洛陽。嗚呼。然首丘之論。非乎。要其終與季札之意相同。亦達者之高致也。

漢姜伯淮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噫。此可以砭楊氏兄弟之謬矣。

金華長儒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義役。幾二十年。吳芾輿致十一人與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此十一人者。惜不知其姓名。眞可師也。今一家兄弟子姪。每遇戶役。輒相告爭。況鄰里乎。當以此爲法。惜未一試行之。

宋張孝祥蚤負才俊。殿試問師友淵源。人皆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高宗擢第一人。召對百言。皆切時政。後所至有聲。但初登第。出湯思退之門。後知平江。張浚薦之。召赴行在。渡江初。朝議惟和戰二字。張浚主戰。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公之門。而兩持其說。君子惜之。夫孝祥於思退。今所謂座主門生也。於張浚。今所謂舉主門生也。是皆有恩於我者。固當報之。然皆同立危朝。當以國事爲重。不

當以私議爲黨。何則。所重有甚于恩者。故私情有不暇顧也。若以恩言。則師生之恩。孰如君父。君父有過。尙且諫諍。而況於師生乎。如孝祥者。能調和其間。同歸於正。上也。否則直言是非。奉身而退。乃依附隱忍而兩可之。下矣。吾友李一吾。趙甬江門生也。嘗恥出其門。未有一言相假借。在孝祥上矣。

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賈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斃。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於家。夫賈公能奮身以救黨人。而不肯開門以納公孝。其視破族屠身相繼滅亡者何如。東漢諸公雖慷慨激昂。徒自取斃端。亦何補于國家。若賈公眞可爲法。處波蕩之中而獨能自立。信非有道者不能。

鶉林子卷五

張龍湖先生拜相內直。旬日始出門。人往賀。先生曰。何不弔我。人皆謂先生不樂撰文。故有是說。竟不壽。余曰。不然。昔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任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先生之意。或本於此。

宋慶厤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小民醵財免於殺掠。理必喜而云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夫賂賊安民。此仲約一時苟全之計。然猶可諉曰猝至無備。至於邊防。則戍守素嚴。近日邊將力不能拒。每先期齎金帛方物。求免入寇。寇問所之。則指示他路。故上谷賂。則犯雲中。雲中上谷俱賂。則犯遼薊。紛紛效尤。遂致邊備大弛。以至海防亦有然者。是皆仲約之遺術也。可勝歎哉。

唐文宗自太和乙卯後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謂修已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懸於東廡下。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

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於顏色。遂命進美酎盡爵。從步輦歸寢殿。又一日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釀酎以自醉解。夫爲君上乃亦憂事不治而以酒自解者乎。夫事不治則當廣求賢才以自輔。如張說輩。豈絕世而難得者。此其不足有爲可知已。近聞上谷有撫臣報虜至。輒呼火酒。連進三觥。再報。則鼻息轟轟如雷。及覺。則虜已鈔掠出境。又抽毫作報捷疏矣。乃知麴生能埽愁。其功甚大。

梅宛谿爲余言。山東有人能腹中語。聞於有司。有司鞫之。腹中人能自言其冤。曰吾山西布客。一日出遊。偶醉臥道旁。道人李美者。與張成兄厚。能采生折割人。見吾醉臥。夜私殺之。取其心肺幷七竅烹熟。與張成食之。吾遂入於腹中而不能去。問張成。成輸服。曰初食時昏醉。二日始省人事。後覺腹中有物相礙。唧唧如人語。呼之輒應。每飯。吾不能多食。食多內輒諠呼。擊之又曰。夜臥則從口出。出時如蚯蚓然。長可五六寸。天將明。則從鼻中入。入則復言。問曰李美既殺汝。汝能知李美處。吾捻治之。以報汝讎。曰李美者。淮安人也。可無捻治。吾當死。曰何也。曰成化時。吾爲賊。夜遇李美途中。因殺之。奪其貲。張成兄弟與吾有隙。爲吾所殺。吾今當以死酬之。李美昔爲誰。張成昔爲誰。皆能言其名字里地。曰汝能出。何不他去。曰既受約。不能背。十年後當自去也。曰汝夜出爲何。曰出則入寺廟。竊聽其言。卽日所語於人者也。曰寺廟有神乎。曰有。大都與人間事同。曰日中有神否。曰有。與人出入道中。或乘馬。或徒行。遇貴人則避。餘則行走無妨也。張成兄弟遂坐法。此皆二司幷兩院所親問得其言如此。因知殺人者必殺之。縱能逃於有司。而不能逃於鬼神。故曰明則有刑罰。幽則有鬼神。可畏也已。後與毛雙渠語。雙渠曰。吾巡歷山東時。親聞其言

如是書此爲報應之一端云

山東有一耕者侵及鄰人之壠鄰人與之鬨擊殺之已抵其罪後一年近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曰吾前爲某人所擊殺者吾妻子尚在欲往覩之父母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爲某人子以二鬼押送時日尚蚤引避溷中頃有登溷者鬼曰此卽汝父也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爲若子卽欲去鬼強持之將暮挾至房櫳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卽汝母也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須臾子誕二鬼將吾從顖門送入其子卽哭二鬼行吾力出脫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果逃矣時吾隱衣架腳下鬼尋獲復送入顖門忽按之吾遂昏頓其子復哭良久始放吾附形矣後雖欲避去不能今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可負吾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其曖昧人所不及知者與妻言之不妄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猶未決因訴於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笑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是日曹憲副復言此事曹名金河南人與宛谿同入兗者宛谿名守德寧國人先爲山東提學故所聞同

宋呂獻可沒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有倖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所謂倖臣蓋指荊公云誌未成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因代書曰成父之美可乎仲通父陰闕呂氏諸

子勿摹本恐非二家之福時蔡天申爲西京察訪厚賂鐫工得書以獻安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挂壁間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昔庚戌科大學士張公主試事策引蘇轍重臣權臣論爲問時王翰林與張公論文有隙試錄未上先使人馳進一册於首相其意有在後相公亦不問小人之中傷人率多如是可畏也已

禮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觀於此古人輕技甚矣今如工作之類以卿大夫之官官之反有齒先於士者與先王之意大相遠矣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夫樹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而與之謀也古人植一木且有深意使人懷而感焉如唐之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則無所取義徒爲佳麗耳去古遠矣

昔韓公雍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追斬大藤峽嶺表悉安遂于梧州開府聽治每賓客過必厚贈軍前所費無算而士皆盡力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而政績亦不逮前至今稱度量廓大者猶誦說韓公而不知韓公之平兩廣不在於用物之侈而在於謀略之妙也嘉靖中東南倭亂趙甬江往督戰能以喜怒禍福人自巡撫下至有司無不惴惴趨命以賂相悅動以數千往往諱僨軍爲有功以詭獲爲眞俘又有力至於內者言無不應稍拂意則誣以罪輒致喪身東南緣此大困仕人以是競進賂愈重則遷轉逾速議者反目爲邊才指顧視理法者爲狹小多忌不足重任一時遠近化之凡軍中糧餉皆爲

饋遺不復顧念尺籍而浙中尤甚士夫過者視其官之清要多者三四百金少亦不下一二百金士夫亦以此多之彼蓋以韓公爲法韓公且以是敗而況不及韓公者乎此捧心學西子者也

五季時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屯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火艦突之紇敗捨之斬於建康市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册命冼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銅簿如刺史之儀昔漢高以天下之故不顧太公而卒全其太公冼氏以守國不顧其子而卒全其子漢高以智冼氏以義合而觀之兩奇事也若婦人則尤爲難矣

字書謂倀爲虎役蓋人不幸斃於虎者其神魂不散被虎所役爲之前導是倀可謂鬼之愚者矣噫今人國破家亡反臣事其人爲之致力豈非倀之類也哉不自以爲愚反謂明於去就可哀也已

東平有東門子王德元者學全眞之道有得後學者至必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之曰何誑我也其人駭而問焉則誨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其家則姓某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爲眞姓非汝姓也彼蓋以眞性爲姓故以今得者爲強耳學者知是可謂吾忘我矣其言又有開發又嘗問人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其所以爲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此眞足以齊死生等彭殤矣視蒙莊之言更易覺悟讀之豁然

隋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書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爲之。務爲華侈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柯。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稱以爲瑞。吾聞鶴千年始巢於木。木必喬枝。可謂靈矣。然猶不免焉。至於拔翮救子。得者不以爲媿而反瑞之。則是自斷其尾自齧其臍以遺人者。亦可表賀獻頌矣。如此而欲不亡。得乎。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未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而聽左右之請。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乎。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可乎。申子辟舍請罪。噫。今之論政者。何以異於是。嘗見臺諫建言崇儉素。而己之宮室衣服宴飲則侈。論驛傳之苦則言可出涕。而於親故則假文乘傳。惟恐應之不恭。於奔競者則醜詆禁止。而於己則計日求陞。甚有俸在人下。以力超出之。名曰閏位。他日可陞四品京堂者求補五品。可陞大九卿衙門者求補小九卿。不一年即復他轉。是何自敗於其言耶。恐亦當避申子之舍。

東坡有曰。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坡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吾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此皆不善論詩者。非惟不能詩。且不能遊。夫遊覽者。遇山水花木佳處。緩步縱觀。稍遠方倦。亦多命駕。如江南遊者。多汎舟至山麓。迤邐尋徑。徑有肩輿候客。多乘以入

山賞畢復還舟中儻有詩紀行便兼言舟車亦不爲復且步且駕方見其妙若無是事而虛爲是言則爲病矣必如子厚之論則竹竿之詩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紛紛上下矣

徐子仁篆書甚工嘗見千文篆本以爲當傳有道士沈祖鵬曰惜一字差耳曰何字曰晉楚更霸霸字當篆作伯字今作霸謬耳余曰是誰爲之說曰邢雉山之言也余莫能辨及讀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動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正音爲靜字旁聲爲動字則齊楚更霸用霸未爲謬也

石李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句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髽髻髽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吾讀至此不覺毛髮豎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爲人所辱胡後之人乃甘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爽之氣雖千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艸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册立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夫焚諫章美事也乃亦

有不盡然者。此類是也。

吳縣汪士鐘三十五峰園藏書
仁和　胡　珽
金匱　汪文煒　仝校
元和　徐立方

鶡林子校譌

鶡林子五卷。明趙鈇撰。向無刻本。惟祁爕溍生堂書目載之。四庫及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其傳本之希可知。友人徐省甫繩祖於汪氏覓得舊鈔本。攜以畀余。檢其卷帙。與祁氏所載合。刊印後校出譌字開左。咸豐三年六月仁和胡珽識。

一卷一頁十一行。諭字誤。本作論。

二頁十五行。憾字誤。本作感。

四頁十一行。雜字誤。本作離。

六頁十行。不陸誤。本作不容。

七頁四行。官字誤。本作宜。

老字誤。本作去。

九頁八行。瑯字誤。本作琅。

一〇頁八行。遊字誤。本作游。

一一頁十行。雜字誤。本作離。

二卷二〇頁十三行。於字誤。本作止。

二一頁三行。今字誤。本作令。

二三頁十二行。贍當作贍。

三卷二八頁八行。日字下少字上當有崔字。十行。戲字誤。本作獻。十一行。廓字誤。本作廊。

三三頁十三行。其爲狼。其字下當有不字。

三六頁五行。行當作往。

三八頁八行。低字誤。本作抵。

四卷四二頁八行。日字誤。本作日。

四五頁七行。鳴字誤。本作嗚。十一行。霜字誤。本作霸。

四七頁十五行。汪當作注。

五〇頁八行。藕。無比字。本作藕。十行。沾字誤。本作沾。十三行。李當作呂。

五卷六二頁二行。吳縣誤。按汪士鐘。係長洲人。

鷃林子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引　一頁二行。鷃字誤。原作鴞。○輾當作輾。

卷一二頁七行。爲當作謂。

三頁四行。候當作侯。六行。好當作奸。

四頁十五行。簡汰卒三字疑有脫文。汰當作汏。从大上下文並同。

五頁八行。爲當作謂。

六頁十三行。朱字誤。原作未。

七頁一行。以佞譏孔子。乃徵生歟。非矣也。此以爲一人。不知何據。

一二頁七行。曰當作日。

一三頁四行。宋帝二字有誤。令狐德棻仕唐初。不得與宋帝問對。

卷二一五頁五行。郡當作鄰。下並同。鄰音繙。十一行。彥回反爲多壽所累。案此說未是。南齊書及南史褚淵傳。皆云薨時年四十八。彥宣所云期頤之壽。特因論彥回而推言之。非實事也。此文竟以彥回爲多壽。誤矣。

一六頁一行。謂當作爲。下句方可承接。

二二頁一行。遊當作游。十二行。樂聲當作聲樂。

二三頁十行。逞當作鄢。下同。十行十一行。曰自言三字連用疑有誤。十五行。奸字誤。原作好。

二四頁一行。彼似當作被。

卷二二七頁十二行。劉尹郡三字有脫文。當作劉惔尹丹陽郡事。見晉書劉惔傳。此條所引與傳文盡同。

二八頁八行。少府上脫崔字。見胡氏校識。應加○。誤用△。又下三十三頁十三行爲狠上脫不字。亦誤加△。

三四頁六行。其字誤。原作具。八行。人古誤。原作古人。九行。受從當作從。受。范書可證。十二行。吾令當作令。吾。范書可證。十四行。田當作毗。晉書列女傳魏侍中毗之女也。十五行。

爽字當在司
馬晉芝上。

三五頁一行。天下二字當依晉書作事。一行。崩上當依晉書添臨字。三行。歛曰然則事就乎至非太傅之倜也晉書無此數語。五行。讓當作謀。晉書可證。五行六行。鎮西下當依晉書添將軍二字。祐當作祜。下同。汲古閣本祜下同。六行。子琇上當依晉書添其字。其後會三字。晉書作及會將行文義較顯。見鍾會之出晉書無此五字。六行。爲吾晉書作吾爲。又憂下無之字。晉書亦誤。祐其羊祜傳仍作祜。家下有矣字。國馬誤。當作於司馬三字。司馬文王。謂文帝也。晉書云琇因請於文帝。帝不聽。此條所引。與晉書互有異同。上文司馬宣王云云。晉書作宣帝。亦其例也。九行。以知誤。原作以智。應加△誤在上文。

三七頁一行。味上脫嘗字。行下衍之字。原本不誤。八行。吏當作史。古書據史多誤作吏。九行。世臣。隋書本傳作朝臣。十四行。盼當作眄。又四卷四四頁同。

三八頁十四行。講當作講。

三九頁八行。案陳振孫云碧雲騢。以廄馬爲書名。其說不通。必非聖俞所作。或云實魏泰所假託。王性之辨之甚詳。

卷四四六頁十行。願字誤。原作頗。

四七頁十五行。留字誤。原作異。

四八頁五行。否是益驗。疑有誤。

四九頁二行。良當作長。四行。尺下當有之字。

五〇頁一行。貞疑作眞。一行。已當作已。

附補校

卷三二八頁十一行。其字誤。原作共。

二九頁五行。謂下脫充字。嫁下衍而字。原本不誤。

卷四四五頁五行。力疑作烈。或作勇。

四六頁十四行。効當依晉書作勁。

祐山雜說

馮汝弼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祐山雜說

明平湖馮汝弼著

青雲接手

余業師丁一匏先生文華。吾庠夙學士也。嘉靖乙酉。提學進賢萬公。至嘉興考科舉。余與一匏同入試。一匏倉遽中忽謂余曰。倘坐相近。試題爲我一講。余但唯唯。未解其意。然坐竟不相近。終日不得交一語。試畢。余問其故。一匏云。吾甥吳恪者。昨夢汝至吾家。汝上座。吾下座。吾與汝俱變爲虎。咆哮跳躍者久之。復爲人。吾送汝出門。汝乘青雲上升。吾翹首望之。汝引手下接。吾亦得至青雲端。意者此考。或得汝力也。及出案。余居首。一匏竟不與。余謂此夢特孟浪耳。後一匏以年資應貢。適新例超選。鬱鬱不得意者屢矣。比因衰年。自分永棄。無復仕進之想。後數年。余舉進士。座主莆田林退齋先生雲同擢。余爲本房首卷。甚見愛厚。因問余所從學。以一匏對。未幾。退齋奉勑督學吾浙。因憶余言。一匏乃得謁選天曹。典教宜興者三年。余第在壬辰。然乙酉之考。已爲之兆。而一匏仕進。亦兆于此矣。

讀書必然貴

余嘗館于魯約齋先生家。一日。其子默夜讀。燈忽滅。卽鳴鳴作聲。既而發狂語。連呼讀書必然貴。尿穢觸天地。吳音尿讀作詩。約齋問何詩。豈汝日間所誦昔年曾向玉京游之詩耶。默睜目大聲云不是。是人尿。約齋云。此先生所爲耳。于我何與。默復大聲云。先生是爾所請者。罪歸家長。約齋無以應。爲之懇禱。翌日

始甦。時余病脾。醫用童便作粥。故云云。以此知鬼神之事。未嘗無。而人生祿位。莫非前定也。

彩鳳雲霄

辛酉歲。余將赴省試。吾邑潘東淵先生鶚。以肇慶府通判家居。夢有人持黃紙一幅。上書彩鳳入雲霄。至長安門爲余報捷者。東淵因賦詩云。喜看彩鳳入雲霄。萬里風輕兩翮飄。德抱九苞歌昔日。文披五色瑞今朝。棘闈共賀登賢俊。楓陛爭誇奪錦標。末二句未得。夢中不覺作吟哦聲。其室人喚醒。急索紙筆書之。擬續前韻。沉思復寐。又得句云。老我江湖忘想念。夢驚佳兆坐中宵。翌日爲我言之。是年余領鄉薦。明年舉進士。

文章卜命

士之急功名者。往往惑于命星之說。視其予奪以爲欣戚。而星命者。亦遂揚揚然。執其予奪以射厚利。及其說不驗。亦恬然不以爲異。幸而偶驗。則更相傳播以爲奇。其不驗者何限。固不置之齒頰矣。余素不喜此術。有言及者。曰卜之文章而已。嘉靖辛卯科。提學崇陽汪白泉先生臨郡。余與門人俞禮卿同試。索其卷觀之。余驚喜謂其父界涇公曰。必首案無疑矣。次日謝考海鹽王沂陽謂余曰。貴庠首案。仍當屬子。余曰。已有人矣。王問何人。余曰。門下俞生也。王遂求見。預賀之。及出案。俞果首案。及省試三場畢。王柘湖問余曰。今科誰當中者。余屈指曰。余與君及俞禮卿趙子相沈子完俞一清。其在此六人乎。及出榜。余五人果中式。所遺者一清耳。是年沈子完病。不會試。余四人連第壬辰進士。乙未科。兩泉兄問今科吾縣當中

何人。余曰。沈子完孫斯立。及開牓。果然。後一淸亦中甲辰進士。余嘗謂卜之文章。其中者十八九。間有不中者。亦偶然耳。或曰。然則人皆不必論命矣。余曰。文章好。卽是命好。何莫非命。人之貧富壽夭。窮通得喪。皆命也。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命稟於有生之初。其理甚微。聖人尙罕言之。豈今術家所謂五星子平者。所能盡哉。

入門差

嘉靖癸巳二月。余在行人司。王柘湖謂余曰。如此閒暇。何不學詩。余遂勉強一絕云。帝里鶯啼二月天。拋書無語對愁眠。無端牕下桃花雨。猶自紛紛點暮烟。柘湖曰。不好。余問何處不好。曰都不好。入門差矣。此是晩唐格局。極卑弱。詩家所謂下乘禪者。公且勿作。且看古選。及盛唐人詩。余如其教。數月不敢作。至八月十五日。司正柳公倡中秋待月一律。余次韻云。何人待月倚瓊筵。有客悲秋憶楚天。北闕衣冠蓬海上。西風鼓吹玉樓前。江鄉夢斷身猶寄。淮海雲橫鴈不傳。兩度都城今夜月。淸光千里照人圓。柘湖曰。近之矣。及余檢古詩。已有江鄉夢斷一聯。以此知古人詩句有相類者。未必皆是祖述。蓋其情景相合。意與偶同耳。未幾余選科謫外。柘湖改刑部。亦外補。卒于滁。嗚呼。良友云亡。其誰益我。對景興懷。愴然於邑。

飛仙骨

余自幼不習詩。中會牓後。謂同年王柘湖梅曰。倘公入翰林。余不能詩。柰何。柘湖笑作吳語云。天坍自有長茶子。吳人身長者謂之長茶子後柘湖選庶吉士。入翰林。有旨報罷。柘湖寄余詩云。海上黃金十二樓。紫烟繚繞碧雲

浮可憐不是飛仙骨咫尺三山隔弱流既而復開館柘湖仍與選余謂之曰君今作飛仙矣向謂天坍自有長茶子如今却是短茶子柘湖身短衆爲絕倒

移居

嘉靖癸巳余任行人僦居京師連子衖衖既閱歲矣一日夜至五鼓忽聞牀前若有人行步者余怪之翌早急遣人僦屋乃移居于細瓦廠前先遣眷屬至彼余在舊居檢發家物抵暮尚未盡時七月七日余急欲過新居爲果瓜酌遂鎖門去甫上馬舊居轟然傾仆一頹垣矣余謂一日不遷則先室屠孺人及吾兒敏功俱無噍類一刻不去則余爲齏粉矣彼牀前行步者果何人也豈非鬼神者有以使之乎至于求遷而卽得屋得屋而卽移居一出門而舊居卽傾覆皆不差時刻則又若有鬼神默相于其間而陰爲之布護者以此知死生禍福皆所謂莫之爲而爲者而人之巧爲趨避徒自苦耳

導駕

嘉靖乙未春賜進士韓應龍等及第出身有差鴻臚官宣制余當導駕三鼓至華蓋殿候駕出鴻臚官及余等導駕給事中十員又翰林官御史叩頭禮畢翰林官御史尤步東門疾馳循殿臺而下步中左門沿廊而上趨入奉天殿候駕稍遲則駕從中出不復待入矣惟給事中自御前導上直至奉天殿候升御座分侍左右最爲密邇天顏清瑩聲咳鏗然未幾余謫外追昔遭逢慨然有感故余南遷詩云玉殿春光龍御遠衡陽晚色鴈歸忙蓋憶此也

乙未夢兆

嘉靖乙未余在工科時汪榮和爲冢宰科道交章彈劾汪辯訐不已余章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余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橋則牕外雞鳴矣又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辯訐余章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聖意不測時屠漸山應埈爲翰林侍讀謂余曰昨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形于色急召二老李遂菴時費鵝湖宏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自陳禍且不測君自是名重天下矣翌日旨下汪罷去余等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翀而汝弼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余得潛山縣丞轉歷縣府將十年至甲辰歸田汪亦尋卒余嘗有南遷詩云夢斷荒橋夜未央葢謂此也

隨地報恩

天之于物生之仁也肅之亦仁也君之于臣予之恩也奪之亦恩也余自給舍謫丞潛山聞報詩云長沙自是酬恩地何必區區弔楚閭葢隨地皆君恩隨地皆可報恩也東坡獄中寄子由詩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知君卽天地葢罪己而不怨可謂度越賈生矣

謫仙詩讖

余居京師時。同年錢海石數乘月過余。引滿高吟。余賡韻一絕云。明月在地人在天。塵寰玉宇遙相連。高歌不問南來鶴。猶恐人知是謫仙。未幾果謫人以爲詩讖云。

沈秋江

星士沈秋江者。嘗游嘉興。言屠漸山當入翰林。沈少泉呂東滙俱至通顯。後三人俱中進士。屠入翰林。沈在刑科。呂在吏部。嘉靖乙未。沈秋江至京。三人咸爲延譽。一時縉紳神其術。爭相延致。時刑科都給事中崇德周學山循資當遷。適有京堂缺。則曰公不出二月。當陞京堂矣。有薦于余者。試之。譽美備至。不數月。余謫周落職。戊戌歲。余轉常熟。沈秋江來見。余謂之曰。向者何不言我謫官。沈曰。公以直補外。雖降猶陞。何以言謫。余曰。此以理論。在儒家則可。爾術家畢竟陞還是陞。降還是降。沈不能對。

達人知命

嘉靖戊戌。余轉佥蘇之常熟。三年。撫按保薦者凡八上。疏矣。後巡按御史晉江陳西郭蕙至。時同官相忤者。其姻家一。其鄉人二。萋菲于陳。遂被論調餘干。暮年轉太倉。時陳以巡按河南。舉劾不公。亦謫調餘干。余復至蘇。而陳乃代余。故人笑謂余曰。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又曰。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此又不特雷州戶崖州戶而已。甲辰入覲。相會于吏部席舍中。陳面發赤。若無所容。余欣然談笑。移時。絕口不言往事。陳謂人曰。祐山長者。予曩時爲人所誤耳。大抵榮枯得失。固自有命。所謂公伯寮其如命何者。于彼何尤。或勸余上疏自明。余因賦詩云。塞上老翁誰得失。雞邊朝槿自枯榮。達人知命渾

無事。不向江潭訴獨醒。

童子詩對

余調官餘干時。次兒敏勛。甫九歲。侍余往鄱陽。見魚人拽網者。曰伏羲不仁。子釣而不網。何故作網罟以害物。余心奇之。因指舟中筆架出對云。筆架如山。余卽自思欲對硯池似海。殊不穩當。勛兒曰。碁盤似路。眞的對矣。時予校纂蘇文。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卽應聲曰。程門二弟兄。道德爲尊。余益奇之。年十三。讀書西樓。未嘗學詩。一日忽有作云。西樓高敞仞。夜靜閴人聲。燈光已將滅。危坐養心靈。忽聞子規語。不覺已四更。雲開月漸見。容光透厥明。此雖童稚之作。頗有古氣。其岳父錢海石。見之亦大稱賞。以爲近選體。天不假年。未究所就。惜哉。

陳午江論文

余在太倉時。取王柘湖詩文遺稿。托同年陳午江編輯。午江謂余曰。詩出一手。文則不類。余問何篇不類。曰總制三邊兵部尚書行六卿送別序。其氣昌大。與諸作不同耳。余笑曰。兄何鑑別之精若此。此余作也。館中出此題。柘湖偶以他事不暇作。托余代筆。時柘湖先錄稿本。然後謄眞。故今在柘湖稿中。此獨余與柘湖知之。雖其乃弟亦不知也。兄鑑別若此。眞知文哉。午江笑曰。非獨知文。且知人矣。蓋觀文可以知人。柘湖氣頗促。故中年而沒。然非午江精鑒。其孰能辨。

鍾僕

嘉靖辛丑。提學張蒙溪。案臨嘉興。余兒敏功。年十六。候試于院門。背坐簷下。衆擁入院。張命趕出。衆爭擁出門。功兒被踩踏不能起。偶有鍾僕在傍。拽起得脫。功兒詣鍾僕謝之。問其僕。僕曰。不知也。然則院門前拽起者。殆鬼神默相之與。

劗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死之。五月。寇復至。湯參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洶洶。余與兒輩夜宿東園候報。因拆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季兒敏効。年十五。曰得之矣。劗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齋堂夢

先君居易公。化在嘉靖己亥。距今庚申三十四年矣。本縣學舉先君居官之遺愛。居鄉之晚節。申允當道。奉入鄉賢祠。擇在今十月二日前一日。余齋宿山園之聚樂堂。夢先君席地臥室之西隅。余亦臥側。聞有呻吟聲。以手捫之。則膚肉溫然如生。問之亦微應。余喜曰。阿爺活矣。意若先母胡孺人臥西耳房者。遙謂之曰。阿爺活矣。先母亦喜應曰。果活矣。余意先君平生德業沉淪既久。一旦學校公舉。當道闡揚。血肉無窮。名傳不朽。英靈入夢。殆昔人所謂生死而肉骨者耶。

漢樓靈夢

嘉靖乙卯八月二十五日。吾邑大尹劉漢樓先生。顧余于嘉興舟次。謂余曰。恭喜令郎中魁矣。余曰何以

知之。曰以夢知之。且自言其平生夢極靈。歲丙午鄉試。夢本府應太守乘轎出府。命吏檢名望生員卷。少頃。應回問吏吏云止有劉某有卷。應云便將劉某解去。及赴試。謂其父樂峴公曰。父可預備酒席。兒決中矣。縣學俱無。府學止兒一人耳。及開牓果然。父甚奇之。夢觀會試牓第四十六名。乃涿州吏。心甚不悅。謂我乃舉人不中。吏反中耶。庚戌會試。夢人謂曰。汝命甚好。只少一牛耳。以此預知其年下第。第在癸丑矣。時以親老就教。適選涿州。涿州學吏姓名又適與漢樓同。漢樓亦自喜其夢之應也。又夢同年中者四人。內一人甚矮。比會試中式。名又適符前夢。同年果中四人。內一人甚矮者。廣濟孫喬也。又夢廷試中三甲六十三名。黃牓開。有報中二甲六十三名者。先生曰非也。乃三甲六十三名耳。觀牓果然。余因作漢樓靈夢記以遺之。漢樓曰。何不入令郎中魁事。余笑曰。待開牓後補入之耳。越三日得報。吾兒敏功果中第三名。春秋魁也。漢樓舉酒賀余曰。今可補入靈夢記矣。遂併書之。漢樓名存義。湖廣襄陽衛人。

甲辰荒變

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嘉興各縣荒。二十三年甲辰。大荒。平湖海鹽尤甚。鄉民力田之外。恆以紡織爲生。是歲木棉旱槁。杼柚爲空。民皆束手待斃。水上浮尸。及途中饑殍。爲鳶狗所食者。不可勝數。又官糧逋負。苦于催科。田無所售。則拆屋貨之。蘇湖各邑。不足。卽鬻妻女于寧紹。寧紹人每以此爲業。官府知而不禁也。蒜鬻之。則妻女去。而父與夫獲生。否則均爲杖下鬼耳。有就食于野者。草根菱蔓。採擷無遺。或行乞于市。遇貨食者。輒搶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數十爲羣。至人家求食者。或不與。卽相凌奪。其無賴者。

伏草野中。遇人持布入市。即掩擊奪之。謂之打布賊。數人爲夥。即行刼于路及村落間。日未沒。即不敢出。相結防禦。通宵不得就寢。時平湖未有城。余居縣市西。佃戶及隣居將百人。椎牛饗之。白于縣。書牌備器爲守望計。至除日。忽驚傳乍浦軍人自東湖搶入縣市矣。縣市人倉遽惶惑。披靡失措。居者爭收店舖。行者盡氣狂奔。雖縣中兵皂。亦各星散。尹丞簿尉相聚泣下而已。惟余所饗百人者。相率備禦。既而寂然無聞。始知其爲訛言矣。蓋饑饉流離之際。民心易搖。變起倉卒。雖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故當此時。蠲免之令。賑濟之事。備禦之策。皆不可不之講也。

應變操縱

甲辰凶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負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選竹板重七斤者。檢椶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誑行乞者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來賑濟。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率詣趙。趙不容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逋負者隨之。逐隸人。毀刑具。呼聲震動。趙惶懼莫知所措。余與趙上幸轅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擊門排闥。勢益猖獗。問欲何爲。行乞者曰求賑濟。逋負者曰求免徵。趙問爲首者姓名。余曰勿問也。知其姓名。彼慮後禍。禍反不測。姑順之耳。于是出免徵牌及縣衙豆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搶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輩出。則號呼愈甚。突入後堂矣。趙慮有他變。踰墻宵遁。自是民頗驕縱無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應奎。推爲首者數人干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復犯矣。向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郭不正法。何由弭亂。寬嚴操縱。惟識時務者知之。

遲速有命

海鹽吳南溪諱昂。弘治辛酉鄉試。文甚得意。忽覺腹中飢不可忍。恍惚間。將試卷吞之。至貢院門。卽不飢矣。謂人曰。余不知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舉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宦蹟甚著。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無係命。雖其遲速。亦自有命也。

李及泉

都憲李及泉。巡撫吾浙。爲余言正德七年。其家避流賊之難。穴山洞以居。時及泉在襁抱。婢挾坐車先登。及泉母懷及泉將登。未及。母之兄適至。曰此洞人多慮爲不測。吾家洞可居。盍其家亦穴山避寇也。遂與俱往。甫入而寇至。寇退而返。則洞傾石仆。其家十餘人。及其鄰之避寇者。將百人。一時齏粉矣。其先登之婢。亦粉身于坐車之側。使當其時母之兄不至。或至而不邀。邀而不往。則及泉母子。已爲穴下鬼矣。安有今日哉。盍人之死生貴賤。皆非人力所能爲者。事若偶然。實非偶然也。及泉名天寵。乙未進士。河南人。

宋御史

嘉靖丙申。余謫官潛山丞。奉委至東流閱衙册。有宋邦輔名。因憶居京時識御史宋邦輔者。問之。果宋御史也。問其產。曰有田四十畝。問何不優免。曰與縣令命不合。繼命者李適來會。因問宋居家。李曰。宋道長督子躬耕。夫人親餉。茅屋數椽。纔蔽風日。安貧樂道。晏如也。余謂何不周之。曰饋紙數張。卽受。他物卽不受。昔巡撫公饋坊銀百兩。以書却之曰。某賢未至于可養。貧未至于可周。強之再三。卒不受。余至池州。謂

太守陸所默曰郡有古人寧識之乎陸曰宋道長也杜門掃軌樂道安貧余謂何不周之陸曰求一見且不可得可得而周之乎蓋自始學至筮仕至歸田表裏同操始終一節者嗚呼高風遠韻海內欽仰廉頑立懦爲百世師其亦可以無愧也夫

劉漢樓

吾平湖尹劉漢樓爲我言初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于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強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有命也

駕虎傷人

吾邑趙漸齋先生佃戶陸大老者朴野勤儉頗足衣食忽有嘉興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綁縛至舟次出一賊喝曰汝寄某物于彼賊應聲云某物某物拷掠追索陸不勝苦楚罄家所有悉與之猶不足則賣田房爲贖既獲免不勝憤憤告于監司行縣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謀于漸齋漸齋贈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于今駕虎偏傷人何時得向龔黃語除盜先除捕盜兵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愼勿洩候質對時有不如意卽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捕兵追贓發戍矣

曹海山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平湖張轅者病革昏憒之際被人拘置一柵闌中見其故父張希旦及海山故父曹愛雲曹云賢姪何故在此張云被人捉來曹云汝不妨我家曹金不好了張希旦問其故曹云牓上有名張曰恐是同名姓者曹曰下邊註定任同知決是了張將柵闌推開謂轅曰汝可急走轅遂奔出病乃恍然愈矣時曹海山在杭州西湖遊覽無恙聞之不以爲然九月回會飲于嘉興陳氏中風遂不起

金汝規

吾邑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愚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亦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于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以爲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其衣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皆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今年八十四眼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徐白雲

余檢古人佳句云閒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者嘉靖甲辰余自太倉入覲偕寮友數輩坐天曹席龍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俱平平耳最後張洪齋云謾捲疏簾邀燕子清麗閒雅可愛因揭之東園廳柱後六年友人徐七橋見之云閒鋤明月字意本虛謾捲踈簾似太着實因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則超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爲徐白雲

麥舟詩

故人胡文喬遷曠達不羈之士也家頗零落一日詣余出一詩于袖中云霍食鶉衣鬢已秋三喪淺土淚橫流登堂稽顙無他話見說先生有麥舟讀之慘然爲賻之

火中人

嘉靖癸丑癸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滿泉偶至郡舟泊橋下望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熾其物愈大少頃卽成一大紅人滿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

沈鸞

沈鸞者海鹽孫白峰義子也白峰爲鄱陽教諭歸居海鹽城外嘉靖甲寅五月五日海寇至白峰率義子四人登舟而之賊且追及白峰棄舟奔至城東之蠟作灣賊追及二僕遁去鸞獨向賊叩頭且伸頸曰寧殺我毋殺我主賊以刀加其頸言亦不變賊遂舍去偶有他賊隔河向白峰將發矢鸞躊躇間前賊適回鸞求救前賊揮他賊使退乃得解時賊縱橫且方雨泥濘白峰又病不能行鸞尋得一舟攜主登之卽前所棄舟也相得者以爲白峰死矣其子惶遽來求尸見白峰乃大驚喜白峰曰吾自今以後之餘生鸞與之也嗚呼鸞可敬哉仲頸加刀之際士君子猶或難之而未嘗學問知理義如鸞者可不謂尤難矣乎嗚呼鸞可敬哉常于古之忠臣孝子中求之矣

孫燿

余佃戶孫燿世居常湖之東弟炤愚且躁兄弟各負余租賣田五畝以償之其弟者多于已余意其祖產也而多以予弟義之一日其隣有吳堯者代弟還租若干且欲以其所乘舟與弟其之吳與弟素不相協余異之問其故吳曰吾隣孫燿代弟還租吾亦有弟安忍坐視余始知向所賣者乃燿已產其義尤可尙也而化及其隣及薄歸厚又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滅顧無以動之耳因扁其室曰尙義而還其田併吳所代租以爲世勸

納息下氣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跏趺靜坐啖棗數莖屛伏鼻息心中默念納息下氣一次五六七八至九俱氣隨意迸直至後門迸出每一口氣迸至九屈一指爲記虛右大指屈至九指是爲九九八十一數虛火自降眞水自生元氣週流一無阻滯可以却疾可以延年近取諸身歷有明驗其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矣

明目方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檢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減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旦起晚六早夜眠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蘊以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簞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審如是而行之非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

啖棗說贈陳山人

夫榮氣薄而味淡。且不醬不鹽不油也。乃造化本然性眞物耳。人之一身。六氣七情。紛摩膠擾。成動心火。心火一動。五火洪然齊動。而眞水銷鑠。元氣衰枯。百病交作。身其餘幾。山人取造化本然之物。資其淡薄。疏爽以納息。下氣以滲洩。其紛摩膠擾。以殺其烘然炎上之勢。夫然後濁氣下降。清氣上升。是爲水火既濟。眞氣還元。百病屏息矣。昔者聖人作易。乾上坤下曰否。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乾下坤上曰泰。言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曰天地交泰。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人與天地參。使吾之一身。火不下降。水不上升。是卽天地不交之否。萬物且不通。而況于吾之一身乎。能使濁氣下降。清氣上升。是卽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尙可以財成輔相。而況于吾之一身。人身小天地也。山人之術。蓋有得于造化之妙者。人鮮知之。雖山人亦不自知也。故爲說以贈之。

養魚

余東園有小山。環山爲池。畜魚苗二千。比年視之。頭可一斤許。明年可二斤。又明年有三斤者。僅取數頭。卽池無遺育矣。但見殘鱗朽骨。零落山隈。伺之。見一獺于溝中捕之不能得。余謂獺食吾魚數千斤矣。余別畜魚一千八百于塘橋池。池可二畝。一年有二斤者。明年六月暴雨後。死而浮者三。各四斤許。明日浮者十七。又明日浮者二十四。急取糞清數桶入池中。乃止。至冬則二年矣。舉網捕之。余謂當得魚數千斤。時有西鄉人在旁曰。可得三百斤耳。網之。果得三百斤。余問其故。曰魚多則水色帶赤。此水色白。故知之。問魚苗幾何。余謂一千八百石多矣。此池止可畜二百石。入草六七擔。暑月大雨後。勿入草。草入魚腹卽

脹。不能堪。頭插泥中死矣。夏熱。魚不甚長。春秋長腷。冬長脂。一年卽大者五斤。小者四斤。一無所損。若畜多卽漸消謝。魚亦不復長矣。西鄉人蓋養魚爲生者。故知之甚悉。余始悟向者園池之魚。蓋亦畜多消謝耳。獺固食魚。豈至數千斤。若非西鄉人言。獺亦寃哉。

種蓮

余性有濂溪之癖。嘗植蓮于東園小池。時二月水寒。僕夫以足踏藕入淤泥中。後數日。悉浮水而成朽質矣。明年春。則命爬掘淤泥。植根生土。先是池中畜魚。正是荷苗出水。輒爲嚼斷。池中積石爲島。水環四面。又明年。則命植根北面東西斷以簾。春煖魚行。輒復躍入簾中。嚼盡無餘矣。又明年。則命築土成堤。東西斷流。由是魚不得復入。荷苗無恙。始見青錢貼水。繼而翠蓋擎珠。終則紅粧爛然。清香襲人。可徹肌骨。擧酒臨風。眞若水宮仙子。含馨佩芳。爭妍競秀。環侍左右也。或曰。子種蓮三年無成。而卒享其成。何也。余曰。天下之事。阻于難而廢于久。無志故也。不阻不廢。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豈直蓮哉。

稻蹲

嘉靖二十三年。平湖海鹽大荒。五六月。禾苗盛長。至七月。卽蹲縮黃萎。糞多者尤甚。間有五月望後插秧者。穫如平時。或謂禾苗久旱。失自然生意。烈日中車水。暑氣薰蒸。糞多則泥浮根朽。故不可支。或謂曆法漸差。時候稍遲。先種。則禾欲實而時未至。及時至。則禾老力衰。不復能結實矣。故後種者獲收。二說各有所見。然而不盡然也。大抵久旱。則酷烈之氣與水薰蒸。泥發浮爛。糞多則浮爛益甚。始則根鬆易長。及其

既長。則根虛易敗。先種者。方其根鬆易長之時。固已盡禾之力。及當結實。則禾力已衰。又值根虛易敗之際。則蹲縮黃萎。理固宜然。使先種而不泥浮。則長不易盛。泥浮而不先種。則長不過時。禾力未盡。不妨結實矣。今田家插秧。宜在芒種一日之後。久旱不宜多糞。三耘後。斷水數日。使根實。則可免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鵙林子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俊三華國章）

*E八九二 鎮